

長毛破壞訪滬之旅 表演拙劣損害溝通

崔寧

長毛梁國雄等極少數議員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口口聲聲要與中央政府官員談政改，其實只是在作秀，只想要硬銷他們的政治觀念和主張，無視中央政府的憲制地位，無視中央政府在香港澳政改上有最終決定權這樣一個事實。這樣做，哪一點有助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落實普選？哪一點有益於絕大多數香港選民利益？個別反對派議員種種拙劣表演，破壞訪滬之旅，不利與中央溝通，更對尋求共識、推動落實普選毫無益處。

香港立法會議員訪滬團，由於反對派議員的種種拙劣表演，一開始就出現了令人憂心的狀況。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因不滿滬海關欲查扣其夾帶入境的違禁品，自願脫離「訪滬團」回港，並公開展示他的「夾帶」，不僅沒有絲毫羞愧，反而像一個敢下陣來的「英雄」。

訪滬行程表達不滿是借題發揮

能夠刺激其興奮點，將「走私」變為「私走」的唯一理由，就是那些「夾帶」，那些違禁物品，歸屬政治一類。如果梁國雄只是檢查不知內地海關規定，「小鬼撞大鐘」，還多少博得一點同情，讓人道聲「可惜」，但他是長毛，是香港有點小名氣的暴力政治搞手，不僅對海關規定了如指掌，有過前科，而且深怕別人不知情，離港之前故弄玄虛，有意將那件印

有政治口號的黑色T恤穿上，向海關人員挑釁。說實在，海關人員沒把他那些「私貨」扣下，而同意「退港」，也算是其議員身份的一種禮遇。

梁國雄扮演政治「水貨客」角色，精心設計把參加「訪滬團」變成作秀機會，這個自詡為古巴革命領袖格拉的崇拜者，常將其掛在嘴上，穿在身上，甚至留了齊肩長髮，其實並不懂政治，最多只是一個暴力政治愛好者的議員。稍微知根知底的民眾，相信都不會感到意外。然而，一些反對派議員借長毛自願脫離「訪滬團」一事，大做文章，中斷訪滬行程以表達不滿和對抗，就難免有借題發揮之嫌了。目的何在，並不令人費解。

工黨議員何秀蘭和張國柱，在知悉此事後於第二天乘飛機回香港；另一位反對派重要人物，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自行取消訪滬行程，把掛在嘴邊的「溝通」也縮了回去。立法會訪滬團一些反對派議員把正常工

作訪問變成競相登場的政治表演，沒有做到「既來之則安之」，沒有充分履行自己的職責，難免在上海留下惡劣影響，給港人丟臉。

浪費溝通機會 歪曲中央善意誠意

立法會作為香港社會運作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中扮演特殊角色，也是全面落實「一國兩制」方針不可或缺的因素。作為立法會議員，不論通過何種途徑產生，對中央政府涉及香港的政策，對國家總體發展戰略，對內地社會經濟狀況，都理應有所了解，有正確的認知，這其實也是每個議員的職責所在。香港正進行有關2016年立法會選舉和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諮詢，中央政府邀請香港立法會全體議員訪滬，不僅體現了中央對落實「一國兩制」方針，落實基本法，在香港逐步實現「兩個普選」的高度重視，也是對全體立法會議員在這個過程中扮演好自己角色的期盼。

按照行程安排，訪滬團不僅可以了解上海近年來快速發展變化的情況，交流經驗，以利香港未來建設發展，還可以與中央負責或涉及香港事務主要部門的官員溝通，以達至「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目標。然而，梁國雄等反對派議員，不僅未珍惜這樣一個好機

會，反而歪曲中央政府的善意與誠意，把溝通交流的機會變成了自己作秀的機會，完全沒有把一個立法會議員的應有責任擺在正確位置。他們一開始抱怨行程沒有安排商談「政改」，在中央確定由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和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與議員會面後，又提出要「單獨會面」，然後又說半天會面時間太少等，不斷討價還價，最後自製麻煩「反枱」，把自己擺到與中央政府的對立面。訪滬團行程一開始，梁國雄等人就進行種種拙劣表演，令人痛心，令人憤慨。

梁國雄利用訪滬的機會扮演政治「水貨客」角色，將「走私」變為「私走」；何秀蘭和張國柱以長毛「退出」為由，先行離開訪滬團；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自行取消訪滬行程，乃至個別反對派議員故意迴避訪滬團某些行程安排，充分說明其動機不單純。他們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口口聲聲要與中央政府官員談政改，其實只是在作秀，只想要硬銷他們的政治觀念和主張，無視中央政府的憲制地位，無視中央政府在香港澳政改上有最終決定權這樣一個事實。這樣做，哪一點有助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落實普選？哪一點有益於絕大多數香港選民利益？個別反對派議員種種惡劣表演，破壞訪滬之旅，不利與中央溝通，更對尋求共識、推動落實普選毫無益處。

普選回歸基本法才是正道

香港工商總會會長 陳文洲

梁家傑上海行搞事算計民主黨

徐庶

當前香港社會正在圍繞行政長官普選展開公眾諮詢，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候選人的產生程序上，要化解爭議，凝聚社會共識，就必須遵循共同的法律基礎，香港沒有走極端的本錢，回歸基本法才是正道。

全國人大常委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早前在香港出席研討會時，闡述了香港普選的底線，普選必須以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為依據，行政長官候選人要符合愛國愛港標準，這是中央為香港普選劃出的底線，符合「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體現了國家主權和基本法的要求。任何偏離、背離或對抗這一底線的做法都於法無據、與理相違。

事實上，強調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而是包含在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中，在20多年前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就已強調這項政治原則。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領導人身為政治人物，必須具有一定的政治立場；對領袖人物的選舉不可能不包含政治標準的考察。可以看看世界各國實踐，要求候選人愛國、忠於國家都是不言而喻的最起碼政治標準，從國家主權的角度看，這也是最低限度的政治要求。

政改不能偏離基本法

香港回歸16年來的政制發展以及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都源於基本法和全國人大的相關決定。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構成香港政制發展的憲制性依據，不僅是香港普選的來源和基礎，更是香港普選必須遵循的唯一法律根據，具有不可挑戰、不可逾越的權威地位。社會上各種聲音一直關注的提名委員會如何產生，可以肯定說提名委員會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決定確定的唯一提名機構，參照體現了香港民主政治傳統和均衡參與原則的選舉委員會而組成，代表了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利益和訴求，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高度的認可性。

香港政改不能偏離基本法，任何政改方案如果偏離基本法的規定，意圖繞過或削弱按基本法授權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既可能受到法律挑戰，也難以得到社會認同。作為愛國愛港的一分子，要多向年輕人和社區推廣基本法有關內容，能讓市民準確認識基本法，對推動政改的討論，凝聚共識，起着關鍵的作用。因為只有充分掌握基本法對普選的規定，才可以聚焦討論不同方案在法律上的可行性。期望各界直接和坦誠地溝通，消除分歧，達成共識。

反對派當中，有一部分人願意和中央官員交流，但有一部分人早已想製理由不參加，作狀將會出發，到人家已經抵達上海，他又宣佈不參加。公民黨的黨魁梁家傑，就是玩弄陰謀詭計的小人。公民黨一早就知道社民連「長毛」梁國雄會玩野，攜帶違禁物品鬧關，然後「長毛」會自行拒絕入境返回香港。

所以，公民黨梁家傑一早就安排了推遲出發，到了「長毛」宣告返回香港，梁立即舉行記者會，批評中央根本無誠意與反對派溝通，「嚴重影響議員表達和言論自由」，故「自己上去與中央官員會面意義亦不大，決定不到上海」。這種表態，可以說是虛情假意，也是踩低繼續在上海和中央官員交流政改的反對派議員，為自己的選舉工程鋪路。

打內戰內行，搞選舉外行，這就是公民黨的本色。梁家傑採取了「越位陷阱」策略，出發去上海選了翌日才出發。他的考慮是要否決政改方案，一定要找一個藉口，拒絕出席上海行，可證明公民黨較民主黨更加激進。民主黨在1999年的時候，擁有44%的票源，成為了反對派的龍頭大哥，但是到了2014年，得票率只達到14%，大量丟失的選票，都落在了公民黨的口袋裏，變成了公民黨才是反對派領軍者。

自從李柱銘做了民主黨的李登輝，背叛了民主黨，2010年就導演了「五區公投」，和社民連互相配合，爭取政治光譜最激進的選民，這都是鐵票，不必花太多的氣力，就可以弄到手。從社民連分裂出來的「人民力量」，每一次選舉，都派人狙擊民主黨，分散民主黨的票源，抹黑民主黨，讓中產階級轉投公民黨的票。這一次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社民連又和公民黨互相扯貓尾，說不能在內地就「六四問題」示威，就嚴重影響「他們表達意見的自由」，究竟他們是到上海談政改的意見，還是表達六四問題的意見？是否企圖騎劫和綁架交流政改的反對派議員，要他們跟隨梁家傑的做法？現在看來，人人都知道公民黨將來就會拿這些材料攻擊民主黨，撈取民主黨的選票。接掌民主黨的票倉，已經成了公民黨最迫切的目標。



陳文洲

每周輿論動向

文平理

反對派在上海行上不斷「做騷」，繼梁國雄因拒絕留下違禁物品而自行返港後，工黨議員何秀蘭及張國柱也宣布返港，公民黨梁家傑又借故臨時「縮沙」取消到上海，多名議員也不斷「搞事」。輿論批評，一些反對派議員在上海行的種種行徑，暴露他們根本無心無意溝通，不過是借上海行來做「政治騷」，吸引傳媒鎂光燈。輿論表示，政改需要溝通，反對派的不斷阻礙溝通之路，堅持違反基本法的方案，只會斷送政改的前途，令市民未能一人一票選特首。

《星島日報》社評批評反對派議員機關算盡，「『泛民』議員今次隨立法會團訪問上海，事前如小孩子般鬥氣扭計，要中央和其他建制派百般遷就，才肯裝成『勉為其難』願意成行，各方原以為交流對話可順利展開，誰知行程一開始，他們便小動作頻頻，『長毛』與梁家傑先後以六四物品不准帶入境為由，臨時退團，而留下的一批『泛民』議員則對參觀上海發展的活動不屑一顧，寧願離隊逛街。這些做法看似理直氣壯，說穿了，只不過是出於一套政治利益盤算的表演，但正如《紅樓夢》所云：『機關算盡太聰明』，市民眼睛愈來愈雪亮，其如意算盤今恐怕難打得響。……他們自以為精於盤算，迷信每步棋都可得分，殊不知與公眾的期望其實愈來愈遠，不自覺走入了一條偏頭路。」

小動作頻頻 機關算盡

《信報》署名文章則批評反對派在上海行進退失據，「北京官員對外顯得誠意十足，特區政府亦多次公開呼籲『泛民主派』要珍惜機會，至於建制派亦顯得落落大方。部分建制派議員亦希望見到政改有共識，即使建制派明知他們到上海只是充『大茄哩啡』，但每人公開回應時都強調，他們一直有不少機會跟內地官員交流，就不妨讓一讓，希望可玉成其事。反觀，『泛民主派』對中央突如其來的『善意』，卻顯得有點手足無措，進退失據。他們多次提出會面的不同要求，可是說得多了，已令市民聽了也覺厭煩。其實，『泛民主派』如果認為毋須與北京就政改討價還價，大可早早決定不到上海；如果要承認必須跟北京就政改商討，要藉每個機會寸土必爭，是否也該在爭取單對單見面以至見多少時間之餘，更應該讓別人知道他們如何把『香港要民主、要普選』的聲音帶到中央官員面前。可是，『泛民主派』未見拿出什麼意見書或普選準則，只見『泛民』議員昨天拿着一盒基本法，內裡是『三軌方案』模式，喻意堅持真普聯的『三軌方案』，這一着只會令人覺得到上海，目的也不過是在鎂光燈前爭取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人民力量」、社民連以及范國威等激進反對派議員，繼續一年一度的預算案「拉布」，今年更合共提出1917項修訂，較去年多1.5倍。近兩千條的修訂，不計辯論單計表決已經要花上大量時間，加上「拉布」議員的冗長發言，以及突襲式的「流會」策略，可以肯定預算案很大機會不能如期表決。事實上，近年的「拉布戰」已經逐漸出現「邊際效用遞減」效應，外界的反應愈來愈差，市民的關注愈來愈少，甚至連一向隔岸觀火的反對派也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按理在「佔中」正在籌備當中，政改討論又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加上主席又握有「剪布」大權，激進反對派並無必要花大量時間去做這些徒勞的工作。除非「拉布」針對的並非是政府，而是借「拉布」來打擊反對派「盟友」，這樣激進反對派的「拉布」便說得通了。

經過連年的「拉布戰」，預算案「拉布」、架構重組「拉布」，甚至長者生果金也要「拉布」，已經將「拉布」的不義本質暴露無遺，不要說爭取市民支持，就是反對派支持者也不以為然。但激進反對派面對民意的轉變，仍然繼續發動無謂、無用的「拉布戰」，確實令人不解。

「拉布戰」無謂無用

說「拉布」無謂，是因為激進反對派出師無名，「人民力量」說政府沒有每人派一萬元、梁國雄說沒有立即設立長遠退休保障，所以就「拉布」癱瘓立法會。這些理據本是不知所謂，就是普通市民都知道這些要求不可能被接納，否則政府財政隨時破產，激進反對派的開戰理由完全是荒謬無理，為反而反。要發動一場政治抗爭，必須名正言順，並且理直氣壯，現在「拉布」理據如此無謂，怎可能得到支持？

而說「拉布」無用也是十分明顯。「剪布」機制至今仍未制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意圖將「剪布」權交回議員的「剪布四式」，立法會依然讓而不決，這等於是將「剪布」責任再交到曾鈺成手上。他既擁有《議事規則》九十二條的酌情權，又有法

激進反對派議員繼續在今年的預算案審議中拉布。圖為立法會財委會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簡報財政預算案。

港輿論：反對派須拿出溝通誠意

更多曝光。」
《明報》署名文章指反對派議員應坦誠溝通，「有『泛民』議員說，中央官員見面時不需要重複領導人的原則立場。這種說法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一方面，任何溝通都不是單向的，特別是中央官員與『泛民』議員之間就政改這個敏感而又複雜的問題進行溝通交流，雙方都有責任講清楚自己的立場和看法。香港的普選必須在憲制框架下進行，中央官員有責任講清楚憲制性法律的規定及其相關的原則底線。另一方面，中央對香港的普選有憲制主導權和最終決定權，在制定普選方案中承擔重要責任的立法會議員有責任清楚了解中央的原則立場。……如果『泛民』議員為了要達至他們所說的『真普選』，不顧市民的期望和香港的現實，執意否決特首普選，就須作出交代和解釋。」

政改須坦誠溝通

《新報》社評則指目前香港政局二元對立，政改溝通很難見效，「在『民主派』的眼光看來，身為建制之內的議員，要拒絕『交流政改意見』的邀請，是怎也說不通的。但是要去，又陷進了被動，尤其是在今天的政局，已日漸傾向於二元分立，除了建制派之外，就是『激進民主派』當道，『溫和民主派』的空間愈來愈少，『民主派』的人士一旦同政府妥協，反而會流失支持者。……從這一次的上海之行中，我們見到，各派都是緊守自己的基本盤，不敢造次，當然也不會有任何戲劇性的局面出現，『民主派』的重頭人物大都缺席，可以預料到，這一次中央大員和議員會面，所做到的成果是有限的。」

「拉布戰」愈拖 反對派愈傷

庭明確其「剪布」權力，可以說「拉布戰」的開始與結束已經在他掌控之中，根據以往的處理做法，曾鈺成在開始時將會任由激進反對派議員高談闊論，讓他們說個夠，待預算案表決一拖再拖，財政懸崖開始臨近，民意愈來愈反感之時，曾鈺成便可順應民意輕鬆「剪布」。所以，「拉布戰」的劇本其實早已已經寫好，激進反對派意圖以「拉布」來威迫政府，連他們都知道不過是一場政治騷，是無用的鬧劇。

令反對派兩面不是人

當然，激進反對派不是傻瓜，費這麼大的勁發動「拉布戰」，如果只是做一場政治騷，無疑是大大不利，不符合黃毓民、梁國雄等狡詐政客作風。事實上，過去多場「拉布戰」中民望最失分的是誰？大部分人都會說是「拉布」議員，但如果從歷次「拉布」後的民調來看，「拉布」議員的民望下跌並不大，原因很簡單，「拉布」是小眾玩意，而他們也是小眾議員，「拉布」有利他們鞏固進選票源，有利他們作政治宣傳，只要討好激進支持者，對於大部分中間市民的看法大可不理。而真正民意最受打擊的，卻是一眾左右逢源的激進派議員。他們一方面表示不會參與「拉布」，另一方面在操作上卻不斷配合、縱容、暗助「拉布」，但他們拙劣的表演卻瞞不過市民眼睛。結果「拉布」愈長，民意的不滿很大程度也會轉到反對派身上，而他們又討好了激進支持者，當民意不滿到了臨界點，他們又會改為支持「剪布」，結果變成左搖右擺、兩面不是人，成為「拉布」的大輸家。
激進反對派就是看準了這個關鍵，於是樂此不疲的「拉布」，目的就是要逼反對派兩面受壓，將他們拉落「拉布」的泥濘中，令他們不斷失分。最後讓曾鈺成「剪布」變相為他們解圍，他們的政治騷鬧圓滿結束，反對派又一次成為了傻瓜。